

(菲) 卡门·纳瓦罗·佩德罗萨 著

马科斯夫人秘闻

IMELDA MARCOS



马科斯夫人秘闻

〔菲〕卡门·纳瓦罗·佩德罗萨 著
周学艺 郭长林 司马中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马科斯夫人秘闻

〔菲〕卡门·纳瓦罗·佩德罗萨 著

周学艺 郭长林 司马中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 印张 169千字插页4

1988年8月第1版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283-3/I·85 定价：2.55元

印数：00001——20000册

内容简介

1986年2月，菲律宾政局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大选刚刚投票结束，当时统治菲律宾长达20多年的马科斯总统夫妇便在一场人民抗议和军队哗变的大混乱中倒台，双双仓皇出逃，亡命美国夏威夷群岛。事件过去两年多，余波至今还未完全平息。

《马科斯夫人秘闻》一书的作者卡曼·佩德罗萨是菲律宾著名的女记者。她从1965年以来一直潜心研究马科斯。她为写这本书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书中她以生动的笔触，细微的刻画，大量引人入胜的情节，描绘了伊梅尔达·马科斯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怎样从一个童年饱受虐待歧视的乡下姑娘，凭着美丽的容貌、迷人的歌喉、狡诈的政治手腕，平步青云，跟前总统马科斯一道成为菲律宾的最高统治者和国际上的一时风云人物。本书在菲律宾一问世，就立即引起轰动，成为畅销书。

本书译者都曾多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为翻译此书查阅了大量资料。这本书的出版，一定会受到我国广大读者的欢迎。

目 录

序 幕	形象露出破绽	(1)
第一章	伊梅尔达秘闻	(18)
第二章	塔克洛班玫瑰	(56)
第三章	伊梅尔达的变身术	(92)
第四章	《秘闻》风波	(120)
第五章	“富倾全球”的女人	(142)
第六章	弃“车”保帅	(179)
第七章	铁蝴蝶仓皇出逃	(207)
尾 声	配对坤鞋千万双	(245)

序 幕

形象露出破绽

1965年12月30日，天刚蒙蒙亮，在当选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的郊区官邸四周，就黑压压地挤满了好几百菲律宾人。他们听人吹捧说，即将荣任第一夫人的伊梅尔达·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是个红得发紫的美人儿，未免心动，便慕名从远近各省乘坐形形色色的交通工具赶来一睹风采。报纸上说，马科斯夫人模样儿怪俊俏，长得跟女演员一般标致艳丽，还一度荣获过马尼拉小姐称号哩。这些赶来瞧热闹的游客，大都是些出身寒微的老百姓，为了抢在成千涌至名垂后世的卢内塔总统官邸观看就职典礼的人们前头，少睡了个把钟头觉。他们蹲的蹲树叉，爬的爬墙头，一心想把马科斯与伊梅尔达就要露面的院子美美地瞧个够。

这会儿他们的心全扑在眼前这桩大事上了。倘若有人当时奉劝他们掂量掂量，这位他们选出来的在此后四年出任总统的人品性究竟如何，肯定会白费唇舌。那天清早瞧热闹的人们全是些正正经经、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在社会经济形势最难捉摸的关头，他们一向冷漠懒散，昏头昏脑，好象命中注定目光短浅，只顾眼前似的。那一天，他们是来瞧美人儿

的，要看的是一场好戏。讲什么比起第一夫人是出名的国色天香来，还有别的事情具有更重大的政治意义，这类苦口婆心的规劝他们是听不入耳的。群众满脑子装的是这些陈腐浅薄的东西，看来这正是他们致命的悲剧。

他们老远前来瞧天生尤物伊梅尔达，由这个女人扮演主角的一场戏就要拉开帷幕了。这些充当看客的哪里知道这场戏演下去会叫他们吃尽苦头。哎呀，实在可叹，到了戏终幕落时……对看上去平平常常的这天早晨，这些早起的人们会后悔不已的。不过，这是多年的后话。眼下要紧的是占个好位置去看在一株枝叶茂密的洋槐树掩映着的院子里就要上演的好戏。

这时马科斯与罗穆亚尔德斯两个家族的成员们同亲朋好友正聚集在一座临时搭起的圣坛周围，圣坛装点着雪白的唐菖蒲。原来在官方宣布总统就职典礼开始前，一位德国传教士阿尔伯特·甘塞温克勒神父正在为马科斯夫妇一家作弥撒。据说伊梅尔达挺讲究传统规矩和世交情谊，才挑中这位神父来主持盛典。甘塞温克勒神父早年是莱特湾神谕学院院长，伊梅尔达在这所宗教学院念过书，她父亲还当过一阵子法律系主任。为了这天上午庄重的弥撒，神父从老远——波恩应召前来的。然而，更富有色彩的还要数挑选供当天演奏的乐曲。这首曲子也是伊梅尔达特地要求演奏的，曲名“祷告上苍”，是她的伯伯诺韦尔托·罗穆亚尔德斯创作的。他是罗穆亚尔德斯家闻名全国的人。乐曲声虽说在人人耳边响起，曲中真意却只有伊梅尔达跟罗穆亚尔德斯家族的一些成员才能心领神会。

弥撒结束后，马科斯跟一位发布新闻的助手一道又斟酌

了一遍就职演说辞，伊梅尔达趁此返回梳妆室再最后打扮一番。守候在院子外面的公众直到此时还没有看上这个场面一眼哩。

上午10点15分，头批赶来瞧热闹的人已经在院子外边的树叉上蹲了五个钟头了，伊梅尔达和马科斯家的三个孩子，身后紧跟着当选总统马科斯，这才从铁栅门里露面。早已等得不耐烦的人群推推搡搡，想看得清楚一些，便跟警卫人员争吵起来。这时，伊梅尔达收住了脚步，向人群挥手致意，然后才钻进小汽车里。

描写伊梅尔达的文章不可胜数。那些舞文弄墨的人们有见过她本人的，也有从未见过的，有的刻画她当姑娘时如何艳如桃李，有的吹捧她出嫁后如何貌若天仙。在菲律宾国内外数不清的报刊上充斥着这类描绘之词：什么肤色娇嫩，妙不可言啦；什么秀发垂肩，乌黑似黛啦；什么容貌娟秀，轮廓清晰，集混血儿之妩媚艳丽与皇后般雍容气派于一身啦。这些词句哪怕出自名家高手笔下，也不足以刻画出伊梅尔达在1965年那一天当上菲律宾第一夫人时的姿色。她容光熠熠，真令人神魂颠倒。

为了这次总统就职典礼，她穿了一袭素净的绣花丝织衣裙，面罩薄薄的面纱，只是在冲着欢呼的人群时才撩起，脖子上挂着一串貌似寻常，实则价值连城的珍珠，娇嫩的脸蛋儿薄施脂粉，一副如愿以偿、洋洋自得的神情表露无遗。

在卢内塔公园的大看台上，来自三十五个国家的代表和贵宾，菲律宾的政府要员与马尼拉市的上层人物全都欠起身来静待马科斯夫妇就座。在这批显贵中间，有美国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韩国总理丁一权，泰国外交部长他纳·科曼

和日本首相岸信介。

汉弗莱先生的光临突出了菲律宾对美国的重要性。虽说在大多数西方人的心目中，太平洋上这一片约莫 115,000 平方公里的群岛只不过带有模模糊糊的浪漫色彩，在菲律宾却有着美国最大的两个海外军事基地，在战略上，这对西方世界意义非同寻常。更重要的是，菲律宾是了解美国的关键，是爱好自由的美国曾经正式拥有的一块殖民地，无妨说是美国的“家丑”。从 1898 年美国海军上将杜威把战舰停泊在马尼拉湾，1899 年美国人接管菲律宾之时起，美国的企业家们为了赚大钱在这片群岛上倾注了成百万美元。

不过，这唯利是图的一面早就掩盖在冠冕堂皇的遁辞和传播福音的热诚之中了。美国人口口声声说，他们是来拯救可怜的非菲律宾人的。问题是他们从未问过菲律宾人是否愿意“受到拯救”。按照美国历史学家戈尔·维达尔的说法，在抵抗美国这一“利他主义”善行的过程中，十分之一的菲律宾人丧生，这是在希特勒当权前现代世界史上第一次种族灭绝的暴行。

征服菲律宾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首次帝国主义冒险。这次征服为从此以后菲律宾国内的一切政治大事埋下了祸根。可是，多年来这场残酷战争的往事不再重提，压制在美菲特殊友谊、美国提供大量援助、为菲律宾做了种种善行德政的高谈阔论之下，结果有的美国人竟然相信，美国恩赐菲律宾独立是桩发善心的义举，而不是为了保住美国本身的面子和利益。

美国对待菲律宾群岛人民的政策自相矛盾，采取了双重价值观念的态度，根子就在于美国歪曲了历史真相。美国至

今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一事实：美国施用暴力夺走了理当属于菲律宾人民的胜利果实，犯下了严重错误。更大的悲剧是，美国虽然认识到了这一错误，但在马科斯政权倒台之际，在一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看来，美国却拒绝或无力趁此洗手不干，结束对菲律宾的变相控制。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那些位居要津，能改变历史进程的权势人物，编造出种种赖在菲律宾不走的遁辞来自欺欺人，满嘴不离他们为菲律宾做了多少好事，忘记了菲律宾人要的是自由和掌握本国命运的机会，而不是什么美国的善行。

为什么会发生美国征服菲律宾这一历史事件呢？为什么美国这样一个以自由民主的光辉传统为立国基础的国家竟然会在征服他国的诱惑前败下阵来呢？直到美西（西班牙）战争爆发前四个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还在向国会作出保证，声称美国不会兼并古巴，声称“这样做会违犯美国的道德准则，是罪恶的侵略行为”。当初，美国对菲律宾的态度也是如出一辙。美国人民和政界、工商界头面人物都曾一致谴责过兼并菲律宾。

后来，美国的态度改变了。有人认为，这跟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办的《日报》和约瑟夫·普利策办的《世界报》有关。这两份专门刊登耸人听闻消息的新闻报刊发起了一场运动，大谈特谈兼并菲律宾的种种好处来挑逗迷惑美国人。过了不久，正象当初几乎举国一致指责帝国主义的罪恶一样，在海军上将杜威把战舰开进马尼湾后，美国国内又异口同声大嚷：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菲律宾了。当年，堪萨斯州参议员艾伯特·贝弗里奇曾经向波士顿的一群欣喜若狂的听众讲，“命运已经为我们拟定好了政策；我们势必要控制世界贸

易……美国的制度会以商业贸易为翅膀追随军旗前进。美国的法律、秩序、文明和军旗会植根于迄今还是血污、愚昧的土地上，而借助于这些上帝的工具，会化血污与愚昧为美丽与光明。……菲律宾顺理成章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就这样，菲律宾成了美国的殖民地。

为美国这一征服丑行最终进行辩解开脱的还要数麦金利总统。他的这几句话已成了传世名言：“一天晚上又一天晚上，我在白宫的卧室里踱来踱去，直到深夜不能入睡。先生们，我不怕害臊，坦率告诉您们，不只一个晚上，我双膝跪地，祷告全能的上帝赐给我启示和指引。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上帝恩赐的启示终于降临我身——我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反正上帝显圣了……于是我上床就寝，倒头便睡，睡得很香……。第二天清早我召见陆军部首席工程师，命令他把菲律宾绘入美国版图。现在美国地图上绘着菲律宾，只要我当总统一天，美国地图上就会有菲律宾！”当代美国决策人物总是回避提起麦金利这赤裸裸的命运论的虚伪性。不过，要理解菲律宾民族主义的愿望为什么会落空，回顾这一段往事是不无好处的。

十九年前，在卢内塔公园的一个大看台的地方，在马尼拉市的废墟残垣之中，美国正式把群岛交还了菲律宾人民，那场交接仪式嘲弄了事实真相。历经战火，满目疮痍的菲律宾还是十分勉强交还的，援助菲律宾人重建家园是跟条件苛刻繁琐的劳雷尔——兰利协定联系在一起的，协定赋予美国人在开发菲律宾的自然资源上与菲律宾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对菲律宾人民来说，这是1898年争取独立战争的重演，不同的是，这次战争不是在战场上进行，而是在立法机关的议事

厅堂，在报刊的头版篇幅上，在外交使团的唇枪舌剑之中进行的，战争进程迟缓，并没有什么扣人心弦的惊险高潮，但其痛苦与危害之大，则不亚于1898年的独立战争。不管民主自由的调子唱得多么娓娓动听，1946年对菲律宾人来说：只要乖乖地听从美国摆布，就会得到自由。菲律宾正式获得了政治自由，这一点也不假。可是，经济上困难重重，还得靠美援过日子，政治自由徒有其表，只不过是更加隐蔽的受人控制的形式罢了，殖民地性质跟独立前没有多大区别，只是菲律宾连反抗泄愤的机会也丧失了。从此以后，菲律宾人不能趁独立之机建设好国家就只能自怨自艾了。

在举行总统就职典礼的那一天，大看台的正对面屹立着民族英雄何塞·里萨尔的纪念碑。他是在美国人到来前一年被西班牙人以煽动革命罪处死的。在当天上午菲律宾共和国第六届总统就职典礼时肃穆静立的大多数观众的心目中，这段史实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一天晴空万里。在马尼拉这座异乎寻常的城市，12月早晨的天气总是这样，是一年之中气候最宜人的时节。

在远离这一喜气洋洋集会的地方还有着另一些菲律宾人，他们才是1898年倔强的革命者的继承人。他们对一场场的总统就职典礼持保留态度是理所当然的。独立的鬼话骗不了他们。他们保持着信心，焦急地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菲律宾会出现有骨气的领导人，敢于割断受美国压制的特殊关系。说也奇怪，要是果真有这样一个人能使菲律宾摆脱仰赖他人的陋习，此人看来既要有圣人般的精神境界又要有恶棍般的残酷无情。

在有的乐观派看来，新闻报道描绘的当选总统马科斯的

性格特点就很可能符合上述要求。他年轻、聪明、有魄力。令人不太放心的是，听说他的残酷无情超过了道德修养。但是这些疑虑在当时被抛在一旁。菲律宾不是出过几个“品质好”的总统吗？他们都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来。为了吹捧马科斯，当时编造出的口实是，说不定菲律宾人终归需要一个恶棍把他们拖出殖民地的泥淖，要一个懂得耍奸弄巧的人，以奸猾对奸猾，为菲律宾人效劳。

这种将就凑合的公众心理状态让宣传家们瞅准了，便大做文章，把马科斯的形象竖立成一位“能在危机时刻担当大任的英雄”。尽管马科斯从政经历平庸无华，到了他们嘴里却吹嘘成了传奇——什么学习成绩优异，名列前茅呀，什么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无畏英雄呀，什么政绩辉煌的政治家等等。一夜之间菲律宾人听到的全是有关这位超级英雄的宣传，说他兼备奥迪·墨菲(美国著名影星)与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素质，一向埋在人群之中默默无闻，直到1965年总统竞选时才一鸣惊人。一本题为《滴滴泪水化凯旋》的书更把马科斯一向对公众讳莫如深的生平英雄业绩搜罗无余，纪录在案。这样做引起人们的议论，埋怨把马科斯这位英雄吹捧得离了谱，是在愚弄菲律宾人。这种不平之鸣也被置之不理，当成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要是戳穿了吹鼓手们的牛皮可不是闹着玩的。马科斯一直认为他赢得总统竞选的胜利靠的就是这本书，它帮了大忙。反正这本书是写给美国佬看的，又不是让菲律宾人挑眼的。

马科斯身边还有个伊梅尔达，在那一伙化了大价钱雇来的吹鼓手嘴里，她是品德风范，当代超级英雄的贤内助，年轻貌美，家财万贯，堪称亚洲的肯尼迪夫人。总统就职纪念

册把她描绘成是“菲律宾国内名门望族”的后代，最有教养的阔千金。从她端坐在卢内塔公园大看台上跟汉弗莱先生和菲律宾前总统卡洛斯·加西亚兴致勃勃交谈的情景看来，的确没有理由反驳这些赞誉之辞。在一般公众眼里，从远处看，她风度优美，应对裕如，不愧名门闺秀。

不过，跟马科斯的形象一样，舆论工具为伊梅尔达树立起来的形象也是漏洞百出。马尼拉这座城市并不算大，既然那些树碑立传的人把她吹得天花乱坠，为什么在当地四百个显赫家族的名单里她又榜上无名呢？在跟马科斯成亲前，她在马尼拉的社会地位是无足轻重的。伊梅尔达尽管名气不小，赢得过马尼拉市美女称号，按这座城市的标准衡量，她还算不了上层人士或社交界名流。了解内情的人守口如瓶是怕落个嫉妒的名声，他们把吹捧马科斯夫妇看成是无伤大雅的趣事。再说，伊梅尔达是新闻写作的好材料，受到她的名门闺秀形象的迷惑，一些得奖名作家和报刊编辑也投身于啦啦队的捧场行列。

美中不足的倒是伊梅尔达本人弄巧成拙，泄露了天机，使吹鼓手们为她竖立的形象站不住脚，显得歪七扭八。不过，当时公众还没有心思去提出疑点。破绽就出在伊梅尔达在1965年总统竞选中所起的作用上，她在这次竞选中凭自己的本事成为一颗上升的政治明星。

朋友也好，政敌也好，都一致认为她在竞选中起了主要作用。诚然马科斯是制订竞选策略的高手，但是有韧性，有魄力，能经得住竞选严格要求的却是伊梅尔达。为一次旅行画出路线图，订好计划是一回事，要真正能达到目的地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伊梅尔达起的独特作用就在于此，这一点已

为马科斯夫妇的心腹们证实。竞选计划由马科斯拟定，把计划付诸实现的却是伊梅尔达。

竞选的区域遍及1700个市，都得一一亲自去一趟。不是别人，正是伊梅尔达保证她丈夫的竞选活动波及到菲律宾的穷乡僻壤，为此不惜来回奔波，或乘飞机，或坐汽车，或驾牛车。她记得政界领袖们的名字，了解他们的家庭成员和权势地位。她还不知道谁家的屋顶坏了需要整修，谁家要举行结婚周年纪念，谁家新近死了人。为了完成如此繁重的任务，最珍贵的素质就是一股顽强的耐力，而在名门望族之中这种品质是十分罕见的。伊梅尔达精力充沛，坚决果断，废寝忘食，成功地扮演了这一角色，使马科斯和他的那些身体健壮的心腹们自愧弗如。在竞选中伊梅尔达享有马科斯的多才多艺的政治助手之声誉，的确当之无愧。当选总统马科斯本人也承认，他能以一百万张票之差击败竞选对手，靠的是伊梅尔达。这一百万张选票等于是选民间接向伊梅尔达授权，奠定了她作为政治人物的基础。日后她的政治作用还会大大提高，因为追随马科斯的几帮人要利用她来作为政治上的晋身之阶。

这一切恰恰使得伊梅尔达，这位菲律宾第六任总统夫人，伪装正经的名门望族形象露出了破绽，被有的人看穿了。在这场时间拖得最长、舞弊最严重、角逐最激烈的总统竞选运动当中，她一直是马科斯的搭档。此时，她正泰然自若地端坐在典礼台上，眉飞色舞，一派安详自得的获胜者神情。虽说就任菲律宾第六届总统的是马科斯，然而，由于有了伊梅尔达，当天上午的总统就职典礼就不同寻常了。这位娇滴滴的美人儿，一副天真无邪的面孔，掩藏住了她那坚如纯

钢而又不易外露的性格。一位外国记者猛然间来了灵感，称她是“铁蝴蝶”。这个外号一下子就传开了，更增加了伊梅尔达的神秘感。她为什么在竞选中不辞劳苦往来奔波，惶惶不可终日呢？她对朋友们说，“这全是出于对费迪南德的爱。”为了他，伊梅尔达自称什么事都乐意干，哪怕是翻越丛山峻岭。有好长一阵子，公众竟然相信她这些话。

这种当众倾诉爱情的做法为马科斯夫妇的形象增添了质朴纯真、田园诗般的色彩。渴求强有力的领导的菲律宾人对这一对夫妻的期望更殷切了。可不是嘛，在1965年，菲律宾人似乎真有福气，他们的英雄领袖不是单枪匹马，而是配成对双，想不到新总统竟有这么一位贤内助跟他一道为国效劳。

1966年10月，离举行总统就职典礼那天上午不过才几个月，马科斯夫妇便按照惯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跟历届菲律宾总统一样，亲自前往华盛顿拜谒一事排在马科斯活动日程的前头。这正是讨价还价的时机，双方在这种场合总是重申特殊友谊，然后用彬彬有礼的外交辞令着手谈判交易的细节。这类讨价还价的结果一向暴露出菲律宾对美国的依赖。没有理由期望马科斯会跟他的前任走截然不同的道路。尽管如此，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者和有政治见解的人们仍希望以性格强悍著称的马科斯会为菲律宾争口气。然而，他们注定会失望的。

当年美国正忙于越南战争，政府与外交活动的中心是把这场战争描绘为东南亚国家关心的事情。林登·约翰逊总统为马科斯铺红地毯，就是要他作出承诺，公开支持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扮演的角色。美国要求菲律宾总统驳斥本国舆论，收回自己作出的不卷入越南战争的竞选诺言。对此，马科斯

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在神通广大的美元面前，以强悍著称的马科斯败下阵来。美国谈到要提供大量援助来作为回报。不过，这笔援助究竟是给马科斯夫妇俩的呢，还是给菲律宾这个国家的呢？当时还不明朗。

这次国事访问出尽了风头，给如今统治着菲律宾的这对青年夫妇增添了光彩。美国新闻记者们把伊梅尔达叫做给“摄影师带来愉快的人”，一路尾随着她，从白宫到大都会歌剧院，再到洛克菲勒庄园，对她每换一身外衣和随身穿戴的小玩意都不放过。她带了好几口箱子的衣服到美国去，衣橱拍摄得跟照相册一般，每件外衣配上颜色相称的鞋子和其他穿戴的衣物，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手提箱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全国记者俱乐部里，伊梅尔达戴着一副雪白的珍珠耳环，配上一枚黑色的胸针，十分惹眼，在大都会歌剧院开场时，她又换上了粉红底衬白花的民族服，到了跟斯佩曼大主教共进早餐时，穿的却是一身漂亮的圆点花纹外衣了。

在华盛顿的肖尔哈姆大饭店为林登·约翰逊总统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她站起来引吭高歌一曲菲律宾爱情歌，使一千四百名来宾大吃一惊。一位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家元首的妻子这样干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伊梅尔达偏要打破传统，认为借此可以增添宴会的欢乐气氛。在菲律宾，她靠唱歌从穷人那里为丈夫拉选票，她想对华盛顿的上层集团也如法炮制。她生就一副金嗓子，这次要用来冲破礼宾规矩的约束。当时她的大胆举动被描绘为“迷人的”。

《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伊梅尔达·马科斯的特写。伦敦《旗帜晚报》驻美记者从纽约报道，说伊梅尔达镇定自若，非同凡响，把她跟伊丽莎白女皇、希腊公主和肯尼迪夫人相